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蔣謨

乙巳閩賊圍明京師

是日早朝召對諸臣皆惶恐莫對嘔唏淚承睫明帝書御案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示司禮監王之心隨扈去吳履中復申捐貲募兵議魏藻德曰營兵屢守城尙膽怯驚走百姓非素習益畏懼恐致誤事乃止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勲戚大臣無敢詰問漏已刻急足即蹶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內臣使騎探之報曰遊騎也不急意日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如知寇至守卒亟發礮斃二十騎

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各門矣礮子如雨火光際天范景文周鳳翔馬世奇聚語殿門李國禎匹馬馳入汗沾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入伏地哭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臥柰何明帝哭諸臣亦哭因命內官乘城括中外庫金犒軍內官自以爲有勞益負氣謾罵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吾輩用力有文臣職分守者上城視守具亦赤棒格之曰爾何知諸臣坐視而已

闖賊攻明平則門京營將軍賀珍千總徐文模戰死

珍屯平則門外部下纔千騎殺傷至二百騎猶力戰度不

敵叱卒去我自一人當之有數卒不忍去從珍陷陣死文

樸屯德勝門外率所部迎戰至平則門苦闕死珍保定人

文樸順天人

攷曰本錢數
平申傳信錄

徐鼎曰特書何嘉死節且以愧諸臣也京營部將千百計
平時糜餉臨敵投戈死國事者二人而已噫

丙午閏賊繼明叛監杜勳入城是日明京師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索餉也已刻黃沙
障天日無光忽風雨雷雹交作九門道無行人礮聲益急
緣城解舍傾圯流矢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
否且屠矣守者空礮揮手示賊賊稍退礮空響而已賊驅
城外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礮誤傷數十

人守者驚潰闔城號哭奔竄明帝嘆息與閣臣言不如大
家在奉先殿完事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
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
澤清東平伯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秦王左右席地坐
杜勲侍側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勲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
者曰留一人爲質勲曰我杜勲一無所畏何質爲提督太
監王承恩縋之上勲言闖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
王並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明帝召見平臺魏藻德在焉
勲言闖既受封願爲朝廷內遏羣寇尤能以勁兵助制遼
藩但不奉詔與覲耳明帝語藻德曰事已急可一言決之
藻德默然俯首而已明帝憂惑不能坐倚龍椅後立再四

詢藻德終無一詞明帝命勲且回話計定另有旨又有守
隻監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縋城入備述賊犯上語請遜位
明帝叱之內臣請留勲勲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返則二
王不免矣乃縱之還勲與守璫耳語良久語不聞及日北
勲皇上白爲計遂進琴瑟及養悅云云妄也勲隻身入城
傳賊語招同類是意中事豈敢逼帝自殺乎又勲語王相
堯諸憲章曰吾輩富貴自在也此亦妄也是何言豈可在
城上昌言於衆乎殺寇紀畧補遺謂與諸璫耳語良久語
不聞是也又諸憲章傳信錄以爲十七日放勲既出明帝
殿炸死殺寇紀畧補遺亦載之內臣殉難中
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
三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見勢不支馳入告至午門遇藻
德曰皇上煩甚已休息不必入也麟徵流涕請得以非時
見藻德手挽之出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爲

中貴所拒兵部尙書張縉彥奏曰臣屢欲覘城上守禦爲
監視抑沮今曹化淳王化成繼賊杜勲上城恐有不測手
詔遣縉彥按之至城沮之如故示以上命始登問杜勲安
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尙有秦晉二王
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二王旣降賊如何可上化淳拂
衣去因闔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曰監視
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尙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
卒語未竟城下坎牆聲急王承恩礮斃數人化淳化成飲
酒自若明帝召駙馬都尉鞏永固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
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召王承恩飭
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忽啓蓋曹化淳獻城也賊大衆

馳入官軍爲獸散焉

徐肅曰吳偉業之言曰自崔魏以後內璫視權寵爲固然見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禮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卽渙然離矣且京營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賊在畿甸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古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爲之扞圉以同其生死今以刀鋸闕穴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忠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從嗚乎三百年來君臣闊絕其密邇萬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倖之手雖以帝之明察前後左右罔非刑人兵制軍機牽於黃門之壅遏不能遽舉緣此抵於危

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宮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計誤也其所由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哉

丁未明帝崩於萬歲山是日明京師內城陷皇后周氏及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夜明帝聞外城破徘徊不能寢同王承恩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回乾清宮硃書諭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命內臣持至閣閣臣已散回宮見皇后曰大事去矣爾爲天下母宜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憾明帝悽愴不復顧輒意氣自如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卮者十數皆醕左右慙伏仰視不敢動大聲傳趣兩宮及懿安后

自盡曰莫壞皇祖爺體面宮人復命猶以娘娘領旨對叩
頭跪起如平時旣而曰傳玉兒來謂太子永定二王也太
子二王入猶常服明帝曰此何時弗改裝乎命持敝衣至
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社稷傾覆使天地祖
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爾父亦已竭盡心力汝今日爲
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名姓見年老者
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
我今日戒也左右不覺哭失聲班始亂明帝起入中宮見
后已自經拔劒撞其懸而轉之知己絕乃入壽甯宮長平
公主年十五方哭明帝曰汝何故生我家揮之以刃殊左
臂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年六歲矣巡西宮刃袁貴妃撲

地未殊復刃所御妃嬪數人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復進

酒對飲時漏三鼓乃攜承恩手微服易韉手持三服槍雜

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崇文門不得

出走正陽門

攷曰帝微服易韉奪正陽門事綏寇紀畧補遺以爲入宮飲酒后妃自盡前事北畧諸書

以爲后妃自盡後事守者疑內變礮矢相向告之曰大駕

乃止還至白家巷望城上懸白燈者三初與守城官約以

白燈三爲城破之信也知大事已去因過朱純臣第問計

聞人以在外赴宴辭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漏五下矣乃

回宮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乃散遣內官自

經於萬歲山之壽皇亭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王承恩對

緡時宮中大亂內監宮女譁而迸出東華門昧爽天忽雨

雲霧四塞俄微雪賊砍楊樹爲雲梯使孩兒軍從東北猿
升而上孩兒軍者賊所選童子習殺掠聞不畏死一云剪
毛賊者也守兵見孩兒軍上卽棄衣投刀避下城賊入東
直門光時亨降頃之各門俱啓或云曹化淳弟曹二內應
或曰王相堯開門迎也賊千騎入正陽門抱箭投曰持歸
閉門者不死衆閉門又呼開門者不死於是開門設大順
永昌香案書順民二字於門焉史所紀殉難者文臣二十
人妻子奴僕殉者大學士吳橋范景文投龍泉寺古井死
一妾殉翰林院學士上虞倪文璐酬酒漢壽亭侯像前自
縊死一門十三人殉刑部侍郎澤州孟兆祥守正陽門不
屈死妻何氏子進士章明婦王氏殉庶子山陰周鳳翔賦

詩自經死二僕殉諭德杞縣劉理順書絕命詞自經死妻

萬氏妾李氏子孝廉並婢僕十八人殉庶子無錫馬世奇

作書別母自經死妾朱氏李氏殉兵部郎中霍州成德哭

奠梓宮歸殺幼子偕母張氏自經死妻張氏一妾一妹殉

主事金鉉投御河死母張氏聞之投井死鉉妾王氏弟諸

生踪殉檢討休甯汪偉與妻耿氏兩縊分左右縊死御史

鄞縣陳良謨賦詩與妾時氏分兩縊死冠帶危坐文丞相

祠仰藥死者左都御史吉水李邦華攷曰李邦華請書或云自縊傳信錄以為

仰藥死按傳信錄是也自縊則中懸安得冠帶危坐乎投城下折臂復白縊死者兵

部侍郎莆田王家彥攷曰王家彥之死啓補錄云都城破

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後拉人

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

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今縊未殊復仰藥死者副都御史

從綬寇紀畧補遺傳信錄縊未殊復仰藥死者副都御史

餘姚施邦曜攷曰計六奇曰編年載公縊時僕解之復蘇

然他書俱載自縊焚生平著述絕吭死者大理寺卿烏程凌義渠

作書訣家人自縊死者少卿海鹽吳麟徵巡城遇賊罵不

屈死者御史武進王章賦詩自縊死者戶科給事中新昌

吳甘來吏部員外如臯許直投井死者太僕寺卿永平申

佳允攷曰申佳允他書有載自縊者按北畧至王恭廟武

臣四人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與弟左都督文耀驅其家男

女十六人投大井中縱火自焚死攷曰諸書言文炳兩母

投井死誤也綬寇紀畧補遺駙馬鞏永固與其子女五人

謂遼國以壽終與明史合環安樂公主之殯宮自焚死惠安伯張慶臻闔家自焚死

宣城伯衛時春閔家自縊死以上諸臣南都贈諡祀旌忠

祠史不備載南都未贈諡者文臣則御史一人趙讓罵賊

死中書舍人三人宋天顯自縊死攷曰宋天顯諸書俱云

迫書偽詔天顯擲筆誤罵觸階死滕之所攷曰紀事本末傳信錄作滕之

勝之阮文貴投御河死攷曰本北畧傳信錄紀事本末戶部員外一人甯

承烈攷曰本徐懋賢忠貞軼紀光祿署丞一人于騰蛟攷曰本北畧紀

亦作署正副兵馬司一人姚成攷曰本北畧紀太醫院吏

目一人楊元攷曰本傳信錄咸自縊死經歷四人毛維張攷曰本

信詹應麟攷曰本忠貞軼紀被執罵賊死施溥仰藥死攷曰本張

應選投御河死或曰縊死攷曰參北畧傳信錄又濮州知州馬象乾

攷曰本忠貞軼紀順天府推官劉有潤攷曰本北畧殺寇

傳信錄作馬象一紀畧補遺計六

奇曰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灝知事陳貞達攻日本北畠

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而死遺傳信錄作陳自達訓導孫順高攀桂張體道閻汝茂徐蘭云咸自

緇死攻日本北畠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茲從後寇紀畧補遺錄寶坻

訓導常朝珖罵賊死攻日本北畠武臣則都督周鏡后族也

夫婦同緇死錦衣衛僉事田宏祚宏謨貴妃族也宏祚自

緇死宏謨被殺死攻日本北畠指揮王國興攻日本北畠

至撥燬燼見其屍傳信錄謂舉火焚其正寢危坐而死賊

未知何據明史劉文炳傳紀新城侯王國典亦焚死鎮

撫魏師貞攻日本北畠自焚死同知李若璉尚書若琳弟也

自緇死攻日本北畠千戶高文采合家緇死攻日本北畠

信錄又自緇死者前昌平守禦任之華攻日本北畠都督

信錄又自緇死者前昌平守禦任之華攻日本北畠都督

僉事李明善游擊劉文質指揮宋延福蒼戰死者參將陳

嘉謨

致日本書
貞軌題

又百戶三人王忠者勸庶吉士周鍾死鍾

不從乃自經死

攷日本北畠紀
事本末傳信錄

吳登俊者自經死

放日本
忠貞軼

毛姓者舉家三十口投井死又吳弁者夫婦同縊死

日攷

信本
錄傳

太監則王承恩外贈諡者一人李鳳翔城破自殺者

也

紀略補遺

史不備載南都未贈諡者三人司禮監高

宇順自焚死

攷曰本傳信錄綏寇紀畧補遺載高時朗未知卽其人否

田太監

攷曰傳
信錄云

住白塔寺後北畧亦
言白塔寺田姓人

呂太監

攷曰董以甯國儀集云金鉉
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視

渠遠我偏近之白沈死邪

白太監自縊死未仕而死者儒

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殉

攷曰本北畧紀事本末綴完
紀畧補遺傳信錄作張士霖

生員曹文耀死子肅時敏殉

歿口北畧云文舉庠士自戕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敗殺一

生員曹文耀死子肅時敏殉

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政殺一

女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毅妻鄧氏順及乳母孟氏與肅敏八人同綏傳信錄作曹肅與其弟時敬合門書紀畧補遺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敬合門書敬乃敏之謫持敏乃時敏之謫蓋敏亦名時敏也陳正

國偕母狄氏死弟正儀正中殉神樞營號頭阮文相死弟

文彩子生員謙暨男女九人殉閤門死者生員馬化龍布

衣楊國震秦文舉張時燧放日本忠貞執紀田祥宇放日本傳信錄北畧云居

民田氏合門自李夢禧放日本北畧傳信錄云夢禧字小槐磨其其人歟

坊李姓放日本傳信錄神畫士楊鉉放日本明史湯文瓊傳北畧有江米巷傳神畫士某

夫婦自縊意即其人歟北城阜隸某放日本傳信錄赴水死者生員蔣士忠

自縊死者閻之堯周士貴放日本忠貞執紀明史亦作閻卿周謹慟哭嘔血

死者童生王文彬或曰周某放日本參北畧傳信錄絕食死者布衣范

箴聽放日本明史湯文瓊傳慟哭梓官前觸石死者布衣湯文瓊南

都贈文瓊中書舍人祀旌忠祠餘不及焉其贈諡祠祀而

可疑者則自襄城伯李國禎而下戚璫爲多

攷曰按綏寇紀畧補遺載

圻祀武臣十五人除衛時春外餘或降賊而被掠死削不

者內臣則圻祀六人有王之心者亦以富爲賊掠死

削不書其都中婦女殉難氏攷曰如北畧所載搖全哥張氏王暨

直省士民之間國變而死者

攷曰如長洲諸生許圻見他琰畫士計翼明之類

事或有不具書者別詳佚史忠烈傳焉

徐鼐曰先書帝崩而後城陷何見帝之從容殉國而非戕

於賊也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思宗信任匪人回惑大計

馴至禍敗豈無咎焉然而捐軀殉難亡國之正千古一人

觀其徘徊南宮酌卮便殿灑淚而訣藐孤割愛而刃柔福

二百年後生氣凜然以視晉懷愍宋徽欽之身爲俘虜淪

我雖同賢愚天壤矣忠良喋血婦孺同仇固人心之不死
亦王澤之孔長九原之靈復何恫哉前史無書皇后死之
者紀年於后妃皆詳書之何彼晉之羊后隋之蕭后獨非
人歟嘉死節不以婦女殊也

閩賊入明宮宮人魏氏費氏死之

賊之未破城也僞軍師宋獻策占曰十八日大雨十九日
辰時破城至是竟驗自成拔箭去鏃向後軍發三矢約曰
兵入城傷一人者斬以爲令忽黑氣湧門而出獻策曰凶
氣也避之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自成氍毹笠縹衣乘
烏駿馬擽精騎百餘僞丞相牛金星尙書宋企郊等五騎
從之過象房橋羣象悲鳴淚下如雨太監王德化率內官

三百人先迎於德勝門自成命照舊掌印曹化淳導自成從西長安門入自成仰天大笑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顧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入宮問帝所在偽尙璽卿黎志陞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大事不可忽也乃令獻帝者伯爵賞金萬兩太子二王金千兩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薘座劉宗敏牛金星檄百官於二十一日朝見願回籍者聽自便願服官者量力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隱匿之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字遂偕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我輩必遭污躍入御河死從者積二

百人費氏投簪并賊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詭曰我
長公主也賊擁以見自成驗非是賞偽帥羅某費氏復紿
曰我實天潢也將軍冠服告衆以尙帝室女不亦榮乎羅
喜置酒費氏伺其醉利刃斷其喉大呼曰我一宮人得驚
賊一頭目足矣遂自刎死自成大驚收葬之掌書宮人杜
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張氏者
亦嬖焉又熹宗任妃者魏忠賢之養女也冒稱懿安皇后
盛粧出迎賊賊旣敗挾金竇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託跡數
百里外歲餘所挾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縣令聞於
朝我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

攷曰賀宿懿安事畧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遇舊時內侍王永壽會

中余

乃問張后昭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才
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蓄之以
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於后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
變自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盛粧出迎賊給曰我天
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氏
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少年慮京師不可
留攜之去託迹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治生產任氏
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
令令聞於朝遞送入京章皇帝惡其行微賜死其死之
年月予老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
任氏非張皇后也微王奄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殺寇紀
畧補遺謂后縊而未絕偽將軍李巖知為后禁其下勿侵
犯欲送還太康家后仍從容自縊死據二說則后自縊宮
中矣而北畧紀事本末又云后青衣蒙首徒步入成國公
第向傳聞之謠也賀宿曰即如青衣蒙首宜賊之入宮也
無盛粧迎賊之理則從賊歸為任氏無疑
見袁貴妃長平公主仆於地攷曰北畧烈皇小識謂公主
救公主避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新曰賊入恐嘆
公主遭汚且避之國丈府中乃負之出與傳信錄小異嘆
曰上太忍令扶還本宮調理公主強起出就嘉定伯第

章皇帝定鼎下所司給袁貴妃居宅贍養終其身公主上書言
九死臣妾跼蹐高天願髮緇空王稍伸罔極

章皇帝不許求得故駙馬周顯令復尙主土田邸第金錢車馬
錫予有加公主涕泣踰年病卒

賜葬廣甯門外之賜莊焉

臣竊曰幼讀明史熹宗懿安皇后張氏傳心賢其人讀甲
申紀事諸書謂思宗將走煤山請后自裁后不從爲閹所
得竟同去竊怪其與史不類也後得丹陽賀宿所紀任氏
事乃恍然於訛言之有由也

閹賊僞封明皇子爲宋王

明帝七子長太子慈烺次懷隱王慈烜三定王慈炯周后

出也四承王慈炤五悼靈王慈煥六悼懷王田貴妃出也

皇七子所出莫能詳攷曰明史亦以爲田貴妃出皇五子以下皆早

崇禎二年太子立十四年定王封十五年永王封初皇子

走周奎府不得入匿於內官之外舍內臣獻之自成封之

宋王命皇子跪皇子怒曰吾豈爲若屈邪曰汝父何在曰

死壽甯宮矣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誤用賊臣周延儒等

耳自成命劉宗敏善養之語在廷者曰我將以杞宋之禮

待之皇子往來皆乘駟

徐鼎曰不曰明太子曰皇子何攷曰甲申杞宋明之亡也

惟太子事多疑案北都之太子錢鳳覽等之攝政王者也

南都之太子高夢箕啓之馬士英者也形迹各殊眞實莫

辨揆之見闖之事兩無合焉北畧謂見闖者太子定王無
承王傳信錄謂見闖者定王永王無太子北畧謂封太子
為宋王太子不屈傳信錄則謂未嘗封也然觀左良玉爭
北來太子疏中有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之語是偽封非無
據也渾之曰皇子者闕疑也

戊申明天津兵備道原毓宗

改曰傳信錄作宗原敏

劫巡撫馮元颺總

兵曹友義叛降於闖賊理餉部臣唐廷彥死之

改曰理餉部臣非官名也

日理餉部臣唐廷彥者何傳信錄謂廷彥四川雲陽舉人北
畧謂之餉部肅清明史職官志永樂中遷都北京置京倉及
通州諸倉以戶部司員經理之宣德五年命李和為戶部尚
書專督其事遂為定制以後或尙書或侍郎俱不治部事萬
曆二年另撥戶部主事一人陪庫每日估管庫主事收放銀
兩季終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復設二
十五年以右侍郎張養蒙督遼餉四十七年增設督餉侍郎
崇禎間有督遼餉寇餉宣大餉增設三四人又云天津巡撫

萬曆二十五年以倭陷朝鮮設按設侍郎督餉設天津巡撫同時今廷彥與馮元颺同立天津稱曰餉部其侍郎之督餉者乎否則陪庫之主事也故曰理餉部臣闕疑也傳信錄謂爲舉人意廷彥以舉人授官歟

先是巡撫馮元颺聞寇逼京師聚將士泣血誓勿二無一人應者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曰馮津撫倡義曹帥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勲也廷彥卽邀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則防海兵大噪劫餉庫盡毆廷彥幾死兵備道原毓宗者秦之蒲州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留其母爲質縱之爲內應至津則張皇賊勢相離間二十日戊申都城報至毓宗率紳士迎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兵邀擊之劫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與總兵婁光先指揮楊維翰俱稱表降

廷彥不從與一子俱死時賊分騎走通州叛弁魏廣勝出糧餉賊州遂破童生任之和方讀書聞之趨拜母出門赴河死涿州奸人朱萬祺糾參將李某及紳士迎賊諸生萬世道投井死又諸生張彪者亦涿州人糾衆起義兵謀洩死

歿日本傳信錄

徐燕曰任之和萬世道張彪三君子者守死善道其湯文瓊許琰之流乎史傳闕如哀卹不及類書之以闡幽焉已酉始知明帝崩狀

初明帝之將登萬歲山也揮諸璫歸守諸門故駕崩不知所在所乘馬踏地齧草守亭一璫識之曰此上所乘也跡而得之明帝以髮覆面服白衿短藍衣元色緣邊白背心

白紬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舄衣前有血詔云朕登
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
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
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致口諸書載帝遺詔不一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
目見祖宗於地下不敢終於正寢止言望書不言血某氏
日星不晦錄云上曠指出血書於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
因文官不合心武臣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
可殺錢邦芑甲申紀變錄云胸前書數行云朕不德以致
失國蓋著衮冕見祖宗於地下又傳聞宮中御案有遺詔
云朕卽位十七年五經曰切憂懼不意任用匪人致
有今日統大兵者在外當協民心以固國本慎之慎之烈
皇小識傳信錄綏定紀畧補遺載詔畧同甲乙史惟烈
皇小識云袖中書一行傳信錄云書血詔於前襟綏定紀
畧補遺云胸書蓋各就又望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
傳聞紀之故不一耳
在蓋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自成命以兩耳屏帝及王承

恩屍置東華門側給錢二十緡市柳木棺枕土塊覆以蓬
廠少頃后屍亦從東華門出上覆錦被遂撤以覆帝明日
遷於茶菴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焉百官疏請禮葬
僞文諭院顧君恩曰諸公半屬沽名豈爲舊朝廷起見也
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僞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
二子待以杞宋之禮百官又求帝禮祭自成許之壬子出
梓宮二以丹漆殯帝黜_諡殯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滲金鞞
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諸臣有哭拜者乙卯移梓宮於
城外昌平州吏目趙一桂率士民醵錢三百四十千啓田
貴妃之墓移田妃棺於石床右帝梓宮中后梓宮左帝有
棺無槨移田妃之槨而用之

攷曰顧炎武昌平山水記云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

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
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
嚙錢葬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石為司禮太監王承恩墓
以從死附葬焉又譚吉德肅松錄云順天府昌平州署吏
目趙一桂為開廣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
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阜職於崇禎十七年
正月署州捕遺際都城陷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
天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墳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
夫速開田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
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
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
上孫繁祖白紳劉汝樸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
千僱夫啓開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
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用拐釘
鑰匙推開頭層石門人內香燭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
案兩邊列五色緇綬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
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
幾張色上帶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過長大
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即
昇金銀紙紼祭品同衆舉哀奠下葬畢職親領夫役入
宮內將田妃移於石臥之石次將周后安於石床之左

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
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
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畢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
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
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
夫百名各備板掘挖棺塋土築完畢職同生員孫繁祖亦
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圍牆高五尺有餘幸大清初定
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葺一新
過使大明故土不致沈淪於荒郊君后升遐翁享血食於
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地宮側書某帝之陵合以石
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奠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
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甃奠
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
之上題思宗周后田妃諡石碑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
四月密雲副將張城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
是生員孫繁祖同鄉官王延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
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陳之又以偽官劉愷
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陳之具文哭奠焉
我

大清兵入京師以禮改葬令臣民服喪三日焉先是有傳帝啓

大內鐵篋得圖一軸頗類聖容跪足被髮而中懸者至是

竟驗云致曰大內鐵篋語近荒誕然諸書皆有之冠紀

封戒勿動上命唐之得古書數幅有一秘殿老閣以先朝所

日官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口軍民號泣妄男子得

傳聞形之章奏上亦弗詰人乃以為信北畧云大內有密

室到誠意留秘記鑄縫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啓矣未秋

大清兵固城先帝欲啓視掌印內臣固諫不聽室中惟一

根發之得繪圖三軸一繪文武百官手執朝服朝冠被髮

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曰或恐官多法亂二繪兵將倒

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內臣又曰想軍背叛也上勃然變

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臨肖聖容身穿白

背心右足跪左足有襪履被髮中懸內臣密言於國丈長

洲陳濟生假館嘉定府與開之三朝野紀所記畧同烈皇

小議云宮中有庫果朝不開上至是忽欲開閣瑞以從來

未開為言上意甚堅瑞不敢逆開進空無所有止後架貯

小紅箱一隻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上以其預定也

益異之啓視止書三軸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上曰此

殆言軍民皆反邪二則官吏上民倉皇逃竄狀上曰噫亂

離不遠矣三則一人被髮赤鬚鬚然得

容羣瑤相顧動容上悔然不樂而出

賊發明倉庫戶部主事范方死之

方字介卿同安人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官戶部主事司倉鑰自成下令盤倉庫向方取鑰方叱之曰此鑰乃朝廷物非爾賊所可問者自成怒斬之時爲之語曰生爲眞解元死爲眞主事

攷曰本江東
旭台灣本記

明臣陳演朱純臣等投職名於闖賊

賊初入時縉紳慮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至是賊命本等吉服入朝倉卒覓冠梨園中費三四金演等將表勸進承天門不啓則露坐以俟有以擁擠被長班棍逐者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中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門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降也近

午太監王德化自中左門出遇兵部尙書張縉彥詈曰明朝江山都是汝與魏閣老壞了事呼從人批其頰縉彥垂涕而已諸臣遇賊黨咸強笑深損宋獻策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詈曰汝曹不戮爲幸些時尚不耐邪日哺自成出據黼座牛金星宋獻策諸僞官分東西坐執舊縉紳唱名花點令曰應點遲以軍法從事怒翰林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呼卒拔去餘毛願諸賊曰城破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何用點至周鍾願君恩下揖云主上飢渴求賢當破格擢用語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爲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見危授命題自成衣

不諳文義自竄西川頗事學問而應對便給矣拔九十二
名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分三等授官榜而示之焉自
成又命太監杜秩亨擇內臣供使令先是有江西劉貢士
者授徒京師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是年三月與秩亨夜
登高阜觀天象連呼曰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曰門生
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
毋有異心乎吾未受職猶可遠遜次日出平則門不知所
之

明李建泰叛降於闖賊保定陷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宗元
前光祿寺少卿張羅彥後衛指揮劉忠嗣等死之

攷曰戴田有保定城

寺紀畧劉忠嗣作
宗嗣今從明史正

明帝之命李建泰出師也以御史金毓嗣監其軍毓嗣保定人也甫出京而宣雲報陷命毓嗣留守保定入城散家貲稿士勉之曰戮力固守以衛京師此睢陽之烈也士爲感泣前光祿少卿張羅彥者清苑人戊辰進士前軍都督府僉事張純仁子也純仁六子長進士羅俊羅彥其次也次羅士羅善羅詰羅輔善諸生輔武進士也攷曰按保定城守紀畧謂羅彥兄弟五人無羅士今從羅彥少從父塞上習戎事初明史張羅俊傳及傳信錄官行人奉使旋里

清兵三人羅彥助守禦皆有功是年春賊既逼總兵馬岱介而見羅彥曰賊分兩道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先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

事惟公等任之旦日岱果殺妻子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乃與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邑人都給事中尹洗前邠州知州韓東明前平涼通判張維綱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輩高涇貢生郭鳴世王聯芳諸生賀誠王世琦何一中王之挺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適真定副將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分汛設守部署稍定會總監方正化知府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與羅彥善因以識宗元於號令無所更復之來也誓必死而後入宗元欲以印授之復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也李建泰軍道潰所齎金帛數萬衛者僅親軍

五百人退抵城下使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明日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何以不降羅俊顧其下厲聲曰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挺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劍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人有縋至方正化所者始知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北向泣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堞羅彥出財佐賞賊攻西北隅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方正化何復曰宜爲閩郡生靈計得一印用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卽

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顧其肘曰前曰
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以城守先在宗元耳念事急且與
印同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與閣下印降書乎宗元江南
一老貢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
圖報萬一乃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
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
於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馳至取印
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羅彥自燕西洋大礮令人纒
崇禎錢一枚於項以示戴主意又令以大礮擊賊者立予
三百金凡礮矢中賊輿爲賊所傷及誤自傷者各賞有差
賊少退劉宗亮斬其部領數人復急攻遼城大詬張吏部

礮飛蔽天守者猶不懈二十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方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旗黑纓者殺人曰督師軍反城遂陷建泰率通判許曰可知縣朱永康迎降先是建泰之護餉入城也方正化訊此銀何用建泰曰此餉銀犒軍者也方正化曰眞定已陷前去無可犒我爲先生發之盡舉所載銀散之軍中而銀多建泰私橐內藏黃金過半借餉役車載以西歸者旣爲正化所散默然不語而心甚銜之白旗者其中軍郭中杰李勇與賊約爲號者也賊旣乘城羅彥歸至家書壁上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視其妻妾幼子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蹠足過犬犒之絕其拇羣賊

駭藉豪埋之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
口耳問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殺之
初羅輔欲衛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
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我井死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伸皆不屈死宗元自投城下罵賊死手猶
握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忠嗣先城未破前一日手
授其婦弓弦令自盡身登陴抗賊既被執猶奪刀殺兩人
剜目剔鼻而死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峒入三
皇廟毓峒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
舉金振孫者毓峒從子也衣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
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文運昌同妻

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張維綱罵賊死高涇死於水孫從
範被殺張爾輩同妻唐氏死郭鳴世手擊賊死賀誠同妻
女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挺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
死韓楓同妻王氏死攷曰本保定城守紀同時武臣殉難
者前密雲副總兵呂應蛟爲總監方正化延入共守者短
兵關殺十餘賊而死守備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世職
指揮則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照李一廣中
軍則楊儒秀鎮撫則管民泊千戶則楊仁政李尙忠紀勲
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劉朝卿劉悅田守
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把總則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
攷曰明史何復邵宗元傳陳儋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
紀畧並同而各姓微有異如呂應蛟呂九章之呂城守紀

畧皆作李呂一照上谷紀事城守紀畧並作李照劉元靖
城守紀畧作劉元清楊儒秀上谷紀事作梁儒秀城守紀
畧作梁儒孝出守正上谷紀事作田守政強忠武王爾社
上谷紀事誤作強忠武爾社今並以明史爲正惟紀勲之
勲明史作勲動左衛巡捕于仲淹射賊墜城死攷日本保
乃勲之謬字也

署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瑄殺
死諸生自賀誠等五人倡議城守外殉難者有杜日芳王
絃馮澤王允嘉吳杖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頡學
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
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二十二儒士則
王景曜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劉士璉自縊死布衣得
知姓名死狀者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
互殺其妻乃皆縊死楊強子刃賊不中自刎死張加善縊

死鄭國甯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璉張智劉養心朱永

甯胡來獻胡得銀拒賊俱殺死

攷日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紀畧同惟王鎮城守

紀畧作王璉馮澤談作馬澤楊善舉作楊善舉婦女之殉張加善作張嘉善胡得銀作胡得迎爲小異耳

節者則張羅俊一門十八人陳氏一門九人高氏娣姒二

人錦衣衛千戶賀誥一門十一人進士王延綸一門五十

二人別詳佚史列女傳中不具書焉初自成聞保定堅守

議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或止之曰京師既亡猶固守此忠

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死屍皆滿僞官使軍士舉之

三日不能盡怒始與城守之尹洗劉會昌王聯芳王世琦

執而殺之

攷日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紀畧同惟王延綸一門上谷紀事五十二人城守紀畧作六十

人愛會昌之勇披入城西古廟露刃誥之曰數省盡降爾

何敢拒會昌罵曰我布衣無識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狂

犯宗社欲嚮李賊肉以報先帝耳鬚髯怒張賊驚其勇百

計誘之不屈梟其首而懸之西關街市焉私曰本北賊又

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得毓峒姪肖孫問毓峒于

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竟得免劉芳亮居二日率降臣李

建泰等入京師留偽將張洪守保定洪之收諸下邑也馬

岱居蠡縣勢不支自刎弗殊洪縛而致之自成以將斃故

得脫後爲僧不知所終攷曰甲申上谷紀事保定城守紀畧同

徐鼎曰錄死節諸人冠以邵張劉三人者何不可勝紀則

擇其人以冠之卽書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之例也何復

爲知府金毓峒爲監軍御史呂應蛟爲副總兵俱顯秩不

以冠之何始倡城守者邵張劉三人也嘉其節並錄其功故冠之也

壬子闖賊設僞官投明降臣職

自成自居西安建置官吏至是益盡改官制改內閣爲天祐殿廢詹事府改翰林院爲宏文院六部爲六政府文選司爲文諭院六科給事中爲諫議十三道御史爲直指使太僕寺爲驗馬寺尙寶司爲尙璽寺

攷曰一云尙寶司更爲尙璽司省太

常鴻臚屬禮政府通政司爲知政使主事爲從事中書爲書寫房巡撫爲節度使布政司爲統會兵備爲防禦使

攷曰

一云更按察爲防禦使今從明史

知府州縣爲尹爲牧爲令正總兵爲正

總權副總兵爲副總制五軍府爲五軍部守備爲守旅

一云武臣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旗太監不得過千人改印曰符曰

券曰契曰章凡四等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至九品雲如其品帶用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凡銓選悉宋企郊主之受職者給小票向禮政府領契外選者限三月後取家眷戶政府給行旅費僞官最著如牛金星宋企郊諸爲賊親任者叛降最先不更列書次井陘道烏程方大猷

楊建烈知縣張嶢降於山西戶部侍郎竇繼黨崇雅御史梓潼柳寅東降於通州例授原官僞侍郎直指使知府武

進董復舉人韓霖降於大同分授僞同知參謀

攻日韓霖北畧又云

授禮政御史登封傅景星

攻日傅景星北畧載之從賊入都詣逆臣中傅信錄卷二亦云

自成攻陽和得副郎青城于重華降於陽和分授僞兵政進士傅景星

府郎中從事給事中解州介松年降於保定授僞從事陷

京師後惟前兵部尙書歸德侯恂出於獄授僞工政府尙

書攻曰侯恂北畧云爲工政大堂又云二十三日諸臣點

名恂與宋企郊張憐然等左右兩班列坐傳信錄則云

聞召見新放獄五品以下官並授僞職獨三品以上不召

見故侯恂亦未召見後數口以侍郎官恂恂不受因以大

拜要之侯東征歸如約而敗回不果恂亦潛遁似恂未受

僞職者而明史流賊傳謂三品以上獨用故侍郎侯恂則

北畧言禮部侍郎華亭楊汝成賄賊黨上表自成授原官

近實汝曰傳信錄云汝成初賂求免刑王旗鼓欲薦授職以衰

老周辭北畧則云北來單先開以老釋歸後開以刑死國

變錄云夾一夾以古玉金盞託周鍾送王旗鼓仍授職又

引本鄉公討檄註云汝成以妾數人送劉宗敏牛金星得

不殺上表有云陛下問罪燕薊城行夷夏中民江左澤及

昆蟲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爲放牧之牛摩頂知恩甘

效識途之馬具門生鎖青緒已降賊呼劉宗敏爲恩主預

求寬典又力薦於牛金星得列存卿云肅謂討檄言不必

盡實而薊道人某遇變紀畧亦有汝成衰殘無力四工部

諸道人在京師聞見當確不得謂討檄之無因也

侍郎湖口葉初春授僞上政府侍郎

初春官太僕寺卿

兵政府少堂傳信錄云官太僕寺卿授尚書寺卿烈餘三

品以上者悉拘執不授官四品下汚僞職者翰詹四十九

人少詹吳縣項煜以門生黎志陞薦為僞太常寺丞

北畧

傳信錄云煜字仲昭號水心南直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

官少詹兼侍讀僞太常寺丞賊黨黎志陞其甲戌所取士

也薦煜大拜煜即言於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

蓋世功名如魏徵管仲可也及授太常氣沮奉僞命祀泰

山驪驛變服遁走南都殺寇紀畧補遺云賊於三月十

九日破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刻陪都嗣君即位身

與拜舞之列為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當時欲以汚僞

署殺之以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繭而至更有何地何

日可以從賊肅按吳偉業於項煜周鍾事頗多信陽何瑞

開釋其說亦允然究之不能死則無可辨也

徵以牛金星考選首名為僞宏文院掌院學士

北畧

南汝甯信陽人崇禎戊辰進士教習庶吉士傳信錄云瑞

徵至院衙門匾額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甲乙史云瑞徵

敘庶常裴希度等銀請庶子招遠楊觀光以理學名家爲
午金星至署欽到任酒

自成所重又以論郊天見喜授僞兵政府侍郎尋改僞禮

政府尙書

攷曰北畧云觀光山東登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右庶子兼侍讀僞禮政府右侍郎徐凝

生國難紀云四月初十日賊召觀光入文華殿問郊天何

以不茹葷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楊叩頭曰天人

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

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

以後先生常進來講留坐侍茶辭出打恭自成送至簷下

亦答躬先於三月廿四日召一次語不傳甲乙史云是日

持門生刺見劉宗敏四轎開棍儼然都堂四月十三日觀

光以家眷隨而出至望風臺被殺傳信錄又云初授僞兵

政府侍郎兼宏文院侍讀論德嵩縣韓四維輸金求爲國

學士後改禮政府尙書子監司業賊鄙之降授宏文院修撰

攷曰北畧云四維順天昌平州籍河南嵩

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廣輸銀二檢討番禺梁兆陽

萬求爲國子監司業賊鄙之降爲修撰倡助餉說投手版於宋企郊諛自成神武不殺比隆唐虞

自成大喜授僞兵政府侍郎

攷曰北畧云兆陽廣東番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檢討僞

兵政府侍郎二十日首倡助餉

之說與同志求仕者各黨

五千金託宋企郊先授手本

亡三日即召見叩頭云先帝

無甚失德以剛愎自用故君臣

血戰不旋踵以至萬民塗炭

災害並至闖賊云朕只為這幾

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即

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

入晉歷代兵兆陽即

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

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

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

恩闖賊大喜留坐待茶意甚款

曲兆陽出語門生貢士伍

世魁因庶吉士金壇周鍾復社

名士也為牛金星顧君恩

傳於眾

所知授僞簡討時傳其勸進表

最為詬病焉攷曰北畧云

直金壇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

宏文館簡討賊中深慕其

名呼為周先生勸進表賣出其

手逢人便誇牛老師極為

嘆賞同館多含涕恐取戾幸生

還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

客屢過符宮揮鞭不顧沈國元

大事紀云勸進文有云比

堯舜而多武功遇湯武而無慙

德甚至斥先帝為獨夫有

臣子萬分忠言者傳為鍾筆又

有存祀存宋句鐘鼎尊向

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

到此傳信錄云顧君恩薦

之牛金星金星首用之次日即

至牛所遞門生帖撰登極

詔嘗云江南不難平也或語鍾以閩殺太甚萬難成事
鍾曰太祖初起亦然殺寇紀畧補遺曰介生不死實大負
生平至所云勸進表乃元末紅巾語見載輟耕錄述以之
入爰書行大法諷口噉噉此何說乎述其禍本劉澤清會
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弟嘗同飲阮懷甯家壞坐大罵
介生不為謝以此兩人切齒傳成其獄李舒章雲以詩弔
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
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從兄弟晚歲睚眦不合緣飾說
傳外人遂指左駿舒章之詩蓋實錄也蕭按勸進文不必
為鍾筆即其兄弟相仇國亡不死倫常之地全不可問更
安問其他乎備載諸家修撰武進楊廷鑑以剪髮授偽編
說見下流之不可居也修撰武進楊廷鑑以剪髮授偽編
修與鍾爭草詔者也攷曰北畧云廷鑑南直武進人崇禎
授偽宏文館編修偽相牛薦揚與編修授原官者溧陽陳
周鍾草詔兩人互爭幾至戕臂編修授原官者溧陽陳
名夏攷曰北畧云名夏字伯史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會
闈變送妾歸母家因匿焉逢胡賊縛解僞州官王所王遙
見呼曰公得非溧陽陳伯史先生乎陳曰然王解所縛揖
之曰先生誠某否曰不識也王乃山西諸生數年前南遊
無所遇至溧陽陳曾留一第贈錢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

王述其事留寓中授僞修撰者靜海高爾儼檢討授僞編

修者膚施劉世芳庶吉士授僞簡討者周鍾而外華亭朱

積亦名士也授原官者祥符史可程閩部史可法弟也以

長班報名被執授原官者真定梁清標夷陵黃燦山陰魯

卓韓城李化麟懷甯劉餘謨霑化李呈祥豐城史垂譽安

邑呂崇烈保山龔鼎也

攷曰龔鼎諸書作龔鼎雲涉下文雲南字而誤衍也從進士題名碑

校定凡受職刑辱諸臣姓名并誤者皆依題名碑改正註不具詳

庶吉士項城趙頻以與

牛金星同年改僞直指使檢討臨川傅鼎銓庶吉士會稽

王自超待詔韓城高來鳳俱改爲從事庶吉士改外職者

遂平魏天賞爲淮揚僞鹽運使秩最崇次僞防禦使西鄉

楊棲鶚

攷曰史外有楊梅鶚明史又有梅鶚或另是一人

晉江楊明琅明琅斥崇

禎帝爲亡國君者也檢討改順慶僞府尹者南昌張之奇

檢討改僞州牧者沂縣孫一脈庶吉士改僞州牧者達州

李長祥安福劉肇國麻城傅學禹南昌羅憲汶最下改僞

縣令者檢討趙玉森

攷曰傳信錄云玉森南直無錫人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三月二十八

日授僞職爲四川內江縣玉森爲宋企郊舊友因請曰玉森能知順逆乃以詞臣爲下吏何以風示來者企郊曰非不欲爲公周旋所託令親一事挽回上意用力已竭耳玉森求改山東近地企郊許之後營改京職未授所云令親者秦汧也汧之姑玉森之妻汧始觸罪賴玉森挽回始得授職庶吉士大名成克鞏崇德

吳爾璵桐城姚文然蒙陰高珩清苑張元錫陽城白允謙

番禺劉廷琮也授職不詳何官者武陵胡統虞晉江李元

琳杞縣何允光待詔保定張國泰也始不屈而終授原官

者庶吉士東莞張家玉也

攷曰傳信錄云家玉廣東東莞人上書於閣曰前明朝翰林院

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王謹百拜稱賀於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於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爲基是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王得君未及一年有親尚有四老君王處此富賓禮而不臣之且比例於晉處士陶潛旌別其門曰明翰林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蒼生之望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俎家王者形影相笑從容而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又上書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處士張家王百拜陳情於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於明爲多勸義獎忠於順爲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亟爲明卹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亟爲明隆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亟爲明尊養之而非但爲明隆禮尊養之首孝而順人知有父首忠而順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王殷人從周顧學孔子但有父首忠而順人知有君也至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實欲遂君王之大也當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驚懼之時莫若將家王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決不墮泥塗爲班阜羞歸鄉里爲父母僕誓殺身爲牲少備天子大享上帝刀銘鼎俎諒非負氣守節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書上闕見之家王見闕長揖不跪聞怒精午門外欲刎之顏色不變卒操刀問曰降否家王曰不降至三日闕復逮入

喝曰當凌遲汝家王不爲動色又言當凌遲汝父母家王
乃跪遂釋時家王父母遠在廣東凌遲非可驟及不知家
王何以遽出於此後四月降授司務而後賦詩死者嘉善
十八日闕通家王潛遁歸
魏學濂也
授僞職司務失其意四月十九日作絕命詞自縊詩曰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逢常山公因約同志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
尸窆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歿死所同
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譽不生阿儂辭母
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卽瘞此詩倚墓木有拱
時清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此詩倚墓木有拱
旣望義旗起四方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惶後
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縊從天子王章下屈殲城樓金鉉
躍入御河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累累耳聞眼
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噴死忠孝家常事我竟不死
將誰臣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
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
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孃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

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明精通理義不得仕宦爲言文學曹若爾坊曰結連豪傑意在報韓隱忍國存冀翼皇嗣至必死而未死可歸而不歸人臣處此亦極難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忝姜維復漢之節肅按此論甚允惟既不能早死則百喙莫解耳北畧附載嘉興公討檄出自仇口無足信也年老賊棄不用者晉江何九雲也攷曰忠佞紀事紀諸書府尹梁清標李化麟趙頻俱外任王科道二十七人戶科自趙原官魏學濂雖改外仍留京用給事中祥符劉昌以與牛金星同鄉授僞太常寺卿最用事工科寶雞高翔漢攷曰解學龍傳亦以與賊同鄉入城卽授僞都直指使以原官授僞諫議者吏科滄州戴明說攷曰忠佞紀禮科嘉定申芝芳刑科祁門光時亨攷曰北事作防禦使禮科嘉定申芝芳刑科祁門光時亨錄云時亨南直祁門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巡視東直門迎降十九日闕逆召見而加獎勵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

南朝進賢朱微工科永州彭瑄也給事中改授偽直指使

者兵科合肥龔鼎孳也攷曰北畧云鼎孳南直合肥籍江西撫州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

兵科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死索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取秦淮媚顧媚也東接鼎孳事亦見馬士英疏及貳臣

傳御史以原官授偽直指使者掌河南道南昌涂必泓攷曰

必泓事詳見龔道人遇變紀畧四川道晉江蔡鵬霄廣東道南靖陳羽白

陝西道汾陽張懋爵攷曰解學龍傳云司宗室朱朋榮也

御史改偽宏文院庶吉士者陝西道韓城衛禎固攷曰史

禎國當是同字之譌遵化裴希度也攷曰解學龍傳云司員裴希度忠佞紀事云裴希度為偽諫議

改偽從事者戶科松江楊枝起偽文諭院從事故事選司

最重宋企郊專政枝起侍立唱名而已同改者巡按甯國

江永詔仁和金汝礪攷曰解學龍傳刑科隴西郭充也攷曰

本北 改外職者河南道咸甯韓文銓授偽山西太原節度

使爲賊守城力屈死之迹最奇改曰北畧謂韓文銓爲偽

通跟踰還陝委以晉事與偽權將軍陳永福守太原西

拒清兵甚力城陷死之則爲節度使近實今從之次刑

科青州孫承澤安東蘇京改偽防禦使次河南道麻城熊

世懿兵科金谿傅振鐸分授偽府尹同知最下則兵科常

熟時敏叩吏部門大呼報名得授偽四川宜賓縣令改曰北畧

云敏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敏當城破時客

問作何計較敏徐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

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既授偽選出都聞賊敗遁歸

故里其家已爲里中兒借名焚掠波及族黨敏歸公然張

蓋訟之有司自稱本科知刑科上海翁元益初擬授偽諫

議夜被賊傷面以貌陋改僞四川縣令焉改曰傳信錄以

畧忠佞

紀事 又有給事中長沙廖國遴山東道上虞徐一掄者

不詳授何職也六部屬六十五人禮部郎中江西劉大輦

授僞大理寺卿秩最崇

攷曰傳信錄作劉大澤誤依題名碑正傳信錄又載劉大輦授僞從

事亦誤以爲二人耳

吏部員外鄭州金煉色授僞諫議戶部主事漳

州張鳴駿

攷曰明史給事中張鳴駿

授僞直指使

攷曰本北畧引國難錄又載刑辱諸臣中

次吏部高陵郭萬象解州侯佐南昌熊文舉戶部德清方

延祚宣城孫襄濟甯陳辰誦

徐有聲南和李甲華州

姬琨光化陳聯璧禮部梁山涂原新昌吳泰來泰來者殉

難吳甘來之同胞弟也晉江吳之奇

攷曰本傳信錄題名碑有之琦之奇二人

俱晉江人

兵部館陶耿章光南直朱國壽諸暨方允昌刑部滄

州劉慶蕃休甯吳文熾

攷曰本北畧傳信錄云朱國壽僞縣令

李登雲

工部江陵金震生

攷曰烈皇小識作金震出侯核

餘姚潘同春

攷曰本傳信錄北畧

誤作潘湖春
依題名碑正皆以郎中主事原官分授偽六政府屬者也

武進孫節雲

攷曰烈皇小
識誤作孫節

豐城葉樹長沙趙開心湘鄉賀

久邵以原官授偽政府司務者也

攷曰參北署傳信錄賀
久邵北署作偽職從事

改偽國子監助教者工部錢塘繆沅亦曰偽戶政府從事

也

攷曰參北署傳信錄忠
佞紀事云繆沅助教

改外職者吏部郎中萊陽左懋

泰懋第之弟也報名被掠輸銀萬兩授偽密雲防禦使或

曰選授偽兵政府侍郎鎮守山海關

攷曰北署云第二榜
特選兵政府左侍郎

左懋泰鎮守山
海關等處地方

光祿寺卿膠州張若麒先以督戰失機下

獄至是與侯恂楊枝起同出獄自成召見若麒自稱甯錦

督戰之功又言天下事壞於黨人數十年自成深然之授

偽山海關防禦使又有刑部主事常熟歸起先者亦授偽

防禦使或曰縣令也

攷曰忠佞紀事作防海甯劉廷諫以

吏部郎中改僞府尹

攷曰北畧忠佞紀事

莆田吳篋

攷曰

云賊不識字其僞勅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詭費施事務訛

事驚有戶部吳篋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以戶部郎中甯晉高去奢以禮部主事俱改僞州牧以郎

中主事改僞縣令者吏部公安侯偉時曲周王顯戶部晉

江楊雲鶴汝陽傅驚祥禮部長洲湯有慶無錫張琦兵部

南昌鄒明魁夏縣張恒學無錫秦沂刑部懷遠朱受佑沅

江黃昌允工部王之鳳樂平趙之璽最下授僞教諭

者江津程玉成也授僞官不詳何職者戶部渭南南廷鑄

安肅鄭爾圻萬城王鳳林蒲州李鍾秀三原王高才光州

胡之彬曲沃衛周祈程之璿禮部都昌余忠宸晉江

黃熙允兵部瀘州黃紀寬州修廷獻 馮秉清也京堂

以下二十人通政司參議長洲宋學顯授僞驗馬寺卿方

諸僞官之勸進也自成遜謝曰伊周豈不能為湯武其不

為湯武者伊周之所以傳也學顯曰看書到此非天授歟

其諂諛類此攷曰本傳信錄計六奇曰自成改國子監為

三堂以司業為正堂學錄為左博士為右授司業懷慶薛

所蘊原官改大理寺正錢位坤並為僞司業攷曰傳信錄云自成改國

子監為三堂云云必非無據北畧忠佞紀事謂所蘊偽祭酒位坤偽助教與傳信錄異今從傳信錄所蘊號

召諸生作文字攷曰北畧云考監生首題茲中國而撫四夷也又題為厚也高也一監生破題云地

天交秦聖人所以大一統也所蘊大喜列第一以待自成幸太學位坤初不用既

黃緣宋企郊赴部時語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京中

因有不凡人傳尙寶司卿欽縣吳家周授僞太常寺卿

攷曰

本傳信錄忠佞紀事而北畧則云僞大理卿又傳信錄曰家周見牛金星言南方脆弱願包納餉銀數十萬免其刑掠金星云如果包得即與上疏

太僕寺少卿曹欽程授僞

文諭院從事光祿寺少卿李元鼎授原官

攷曰本武臣傳北畧云元鼎太

僕寺丞僞太常寺卿以大理寺評事改僞政府屬者羅山周蘭國子

監博士改僞政府屬者掖縣李森先

攷曰北畧傳信錄烈

佞紀事作李春先題名碑助教改僞政府屬者桐城吳道

新攷曰北畧忠佞紀事行人改僞政府屬者新鄉許作梅

光祿寺署丞改僞政府屬者武進吳剛思吳江沈元龍元

龍頗用事爲吳中逋客主人焉行人改僞學正者孝義張

元輔也

攷曰烈皇小識以元輔爲官行人國變錄以元輔爲員外改僞防禦使者光祿

監事漳浦林

攷曰獻賊叛穀城殺巡按御史林銘球而北略忠佞紀事又云改偽防禦使為

光祿監事漳浦林

銘球二字有誤嗣之侯及行人曲沃李丕著中書科掌科

劉明英也

攷曰傳信錄曰授夔州防禦改偽府尹者行人使北略列之刑辱諸臣中

華陰王于曜中書舍人掖縣姜金允改偽縣令者行人廣

信程兆科學正

王皋中書舍人翼城史起明也

攷曰傳信

錄作啓明依題名碑正

授職不詳何官者行人

吳允謙

李

之奇順天照磨

龔彝

侯以顯也

攷曰烈皇小謙所載從賦諸臣

不詳偽職亦有刑辱未受偽職者吳允謙以下四人諸書不載惟南畧載七月二十五日劉孔昭薦錢位坤疏云長

安所刻國變錄為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龔彝外任者順天受屈之語然疏出孔昭亦難憑信姑識於此

巡撫商州宋權以首進降表授原官偽順天節度使前豫

楚總督益都任濬被執不屈尋釋之授偽四川防禦使

攷曰

本傳信錄肅按宋權任濬二人諸書不載蓋以降大清後俱顯爵或諱之耳山東布政參議翼

城王則堯授偽順天府尹攷曰傳信錄云三月二十二日

試生員題目天與之又有江西陳之龍以陝西監軍道降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賊授偽陝西節度使鄒平呂弼周以河南驛傳道僉事降

賊授偽淮安防禦使未詳何時降也或曰之龍降於甯夏

云攷曰陳之龍見傳信錄殺寇紀畧註呂弼周見顧炎武聖安本紀紀路振飛王變事推官一人無

錫顧芬改偽同知攷曰傳信錄亦云知縣知縣六人無錫王孫蕙攷曰

明史以王孫蕙為禮部主事明史以王孫蕙謁宋企郊獻表大為自威所賞授偽長蘆

鹽運使攷曰傳信錄曰孫蕙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歷歸善知縣調濬縣知縣三月十六日應召對孫蕙伏

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哭改授銓曹命未下十九日城

陷城中哭聲震沸孫蕙語家人曰毋恐吾自有定心凡在

此命取竹一竿曳黃布一幅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歲

將布懸門偏拉同籍往迎馬素修太史不可走語趙王森

曰百行以孝爲先君太公年高圖畫錦足矣不爲徐庶忍
心爲趙苞邪王森領之出語張琦秦沂與語意合二十日
同謁僞政府宋企郊各執手板陳姓名孫蕙袖中忽出一
紙拱手加額曰臣王孫蕙進表諸人出不意慮觸忌殊恐
宋閱表微笑且領曰好文字衆乃嘆服弗如是日晨起復
過馬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將就縊端坐正寢孫蕙覲縷
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太史大怒叱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孫
蕙語猶未了乃命從者挽出之卽日孫蕙赴僞都督劉欽
二十六日選授長蘆運使先是顧芬黃繼祖吳達俱選四
川令是日秦沂張琦趙玉森亦授僞令皆無錫人也宋企
郊語孫蕙曰貴里同事七人公何以至此孫蕙曰皆新天
子不棄之知老大人甄拔之力宋曰非也主上以公表及
周庶常草詔堪作新朝雙壁薄以一官相報耳時選者止
給僞印孫蕙獨加僞勅一道僞帥高將軍送馬二匹牛承
相以下皆錢行時南人欲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蕙曰新
天子在上萬一耳目所及謂我私挾南人必嚴詰不便皆
固謝之二十九日發都門筇中錦袍失去從馬太史僕許
姓強假以出儀仗中列欽命督鹽旂二面錦袍乘輿張蓋
設鼓吹前導闌過先帝后梓宮前見俯伏而哭者孫蕙疎
肩叩視一瞥而去不出與一揖也乘傳所過府以下迎送
唯謹行近德州城中豎大明中興旗號詢知爲德州盧御
史名世灌者糾集義師截殺僞官又聞吳西平兵且入復

京師孫蕙乃棄儀仗焚偽勅埋印磨滅行李上監運封孫
識又恐行李累重復棄之假作乞人以歸至中途倒斃孫

蕙而下斬水周壽明授偽揚州防禦使次之攷曰忠佞紀

今從題次新昌黃國琦授偽揚州府尹攷曰傳信錄國難

名碑正次事作縣令又南畧載十二月十二日次太倉孫以敬改偽

胡時亨奏謂黃則偽吏部掌珠封者州牧攷曰北畧又云以敬集友人寓所或言城破友人倉

在不旨言竟斃杖下以敬原官授偽縣令者黃繼祖吳達

皆無錫人也不詳授何偽職者安福彭三益也攷曰見烈

進士授偽太僕寺丞者一人丹陽賀王盛攷曰忠佞紀事

名碑授偽防禦使者三人涇陽武懷孟津李際期攷曰傳

際期服闋進京二月二十五日為選司平陽王道成攷曰傳

所厄怒甚闖既入通其姻姪遂授職平陽王道成傳信

錄日城陷即降授偽職青州防禦使四月十九日傳信

日道成單騎至州州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偽府尹二

人順天楊倣河南鎮青招偽州牧一人鄆縣徐家麟或曰

偽山東防禦使也

攷曰傳信錄紀家麟於州牧中云肅偽印昇出都至山東義兵裁擒偽官家麟

棄印而逃北畧引國難錄云家麟偽山東防禦使

偽縣令五人并研胡顯嘉定施

鳳儀上饒徐敬時扶風王秉鑑

攷曰解學龍傳云韓城高山西副使王秉鑑

辛允也

攷曰烈皇小議以為推官又南畧胡時亨奏施鳳儀管儀仗時語賊不可用亡國之器賴自貽千金

造者未審以何偽職管儀仗也徐敬時見忠佞紀事後甲午正月有進士徐敬時舉兵廣信被殺是亦傳鼎銓張家

玉流也

教職一人清苑王爾祿也舉人授偽知政使者二

人王學先

攷曰北畧云庚午舉人傳信錄云正午舉人

王順杞學先里居未詳

順杞順天人以寇急採親宣府降賊隨入京者也偽防禦

使一人山西王皇極偽府尹一人平定高丹桂偽縣令三

人武大正者里居不可詳授山東偽平原令又宛平王仙

芭攷曰北畧云第三榜特授宛平縣福建鄭逢蘭亦投偽

縣令焉生員投偽縣令者一人順天王明偽府尹王則堯

考選吏政府除官第七名者也爵里不可詳者偽宏文館

學士王華偽鴻臚少卿張魯偽從事王奇才程光貞偽司

務董獻廷又有冉希舜韓士偉俞忠賓張應麟者亦不詳

授何偽職也未陷京師時武臣降賊者不列書降於陷後

者往往爲賊殺死惟都司武進董心葵攷曰据某氏談故

周延儒門下客也賊出之獄心葵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

要自成賞之願亦不詳授何偽官焉其有降賊而未授

官者求之宋企郊企郊曰諸公何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

當另用一番人諸人既絕望始以漸逃歸既未授偽職故

名亦不著自黨崇雅以下南都逆案漏畧者悉著碑官家
其有名列逆案而今不可詳者則王承曾向列星李桐王
之牧梅鶚吳嵩允顧大成姜荃林八人也

徐鼎曰諸臣先後降賊慨係之壬子何瑱事類書無足曰
也不曰叛降曰降臣何明諸臣之初心非有背逆偷生畏
死以此極也夫國亡君死爲人臣者仗戈匡復宏濟艱
難計之上也能死者次之旣不能爲其上又不肯爲其次
隱忍貪昧廉恥道喪名辱身危愧恨莫及如魏學濂者亦
可哀矣吳爾璵張家玉傅鼎銓之晚節自蓋所謂能改過
者乎餘子瑣瑣誅不勝誅連類悉數不已猥乎嗚乎此春
秋三叛人名之義也

八
月
紀
事
卷
四
三
聞賊殺明勲衛武臣之投職名者

自二十一日百官投職名凡勲衛武臣聚一隅不許星散
是日斬諸平則門外凡五百餘人

徐鼎曰曰殺投職名者何明諸臣之非以抗賊見殺也

癸丑闖賊拷掠明臣之猶在其官者

百官之投職名也用者既分三等投僞職其不用者每官
用馬兵二人執刀隨之驅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鐵索鎖
五人一串驅逐如羊豕然少遲鞭撻雨下有仆地暈倒者
頃之忽傳僞旨云前朝犯官送權將軍劉處分既至劉方
擁妓懽飲命兵士回營守之明日復至劉所以次論賊內
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三萬翰

林一萬部屬以千計。賊無定數。凡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衣服羅緞。以次定減。珠玉玩好。概不用。能繳者立搜進之。不能卽嚴刑。一賊將領長班五十人。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限日訪事二件。名曰公刺。如云某有金卽拷掠。劉又造新夾棍。木有棱。鐵釘連綴。夾人輒骨碎死。門立二柱。礫人無虛日。劉署不可悉容。則分置偽權將軍田虎制將軍李遇。以次轉屬部將。至各營兵官。監押健兒。皆得夾人。又有炮烙火尺。棚弦之法。目所未覩。有賊黨所夙仇者。至縛而斮割之焉。取曰燕都日記曰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獄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幹君美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召君美縛而斮割之初令百官助餉。猶禁淫掠民間。自各官輸不足額。押令稱貸商賈金銀。

罄則繼以紬緞商人錢貨一空又令十家一保一家逃則十家同斬十家中有富戶則點取籍沒馬騾銅器至薪米亦令輸營饑死掠死者甚衆顧其名氏不可紀其勲戚輔臣暨朝官之著於稗官家者等而錄之如左焉掠而納銀復被殺者勲戚大臣武職爲多最著者成國公朱純臣賊至獻齊化門與陳演表勸進尋自成入內閣見崇禎帝命純臣輔東宮硃諭因誅之籍其家

次臣傳信錄云二十二日申刻傳爲旨處斬按

燕都日記云二十六日降賊臣朱純臣陳襄城伯李國禎

演率百官勸進是純臣不死於二十二日

襄城伯李國禎

之就縛也自成呵之曰汝受天子重任旣不能堅守又不

能死節靦顏受縛意將何求叱送權將軍追賊與其妻同

掠死

次臣傳信錄云追賊數四殺剝而斃其妻亦爲賊所掠磔盡底衣抱之馬上大呼曰此襄城伯李國禎之

夫人也勲臣婦女被掠甚多無辱甚於此者 大學士陳演魏藻德拘閉劉宗敏

家演獻銀四萬兩劉甚喜一怨僕告之賊掘金銀珠寶如

僕言遂被刑自成之東行拒吳三桂也先一日演與定國

公徐允禎等皆見殺藻德納金銀萬計劉宗敏詰以首輔

致亂藻德言先帝無道宗敏怒而批其頰掠死並逮其子

斬之 攷曰傳信錄云二十日午刻同陳演留閉劉宗敏家

鎖閉此房何為二十一日同邱方二相發營中羈守之辱

加拷掠吐金銀以萬計四月朔宗敏夾訊藻德曰若居首

轉何以致亂藻德曰本是書生不諳政事兼之先帝無道

迷至於此宗敏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為首輔崇禎

有何負汝詆為無道呼左右掌其嘴數十仍夾不放藻德

謂用事王旗鼓曰願以女奉將軍為箕帚妾王旗鼓鄙而

蹴之唾罵不絕益加拷掠凡六晝夜夾腦至裂而斃復逮

其子訊之對以家實無銀若父在猶可從門生故舊指置

今父已死何處可得賊揮刀斬之又云魏實無邱瑜攷曰

女何忍汚至此此王旗鼓面與茗溪沈氏言之邱瑜北畧

云將投纜未決是夜賊據至高鋪用兩賊幫宿求死不得
劉宗敏逼勒助餉押歸寓乘間服冰片死傳信錄云四月
十二日閩命斬陳演徐允禎等邱方二相所繫主將命方
監押者殺之因以纜具進二相各自縊按傳信錄是也
岳貢攷曰北畧曰京抄云夾獻銀四千兩市四百疋尚拷
口雲間何剛等辨揭謂公屢自縊不死賊騎擁去逼降公
不削鬚已遂極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僅得布袍五襲
犀帶一圍欽賜元寶二錠賊大詫曰閩老何一貧至此於
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問夾者何人賊黨指公名李曰方
某清官安得有金銀始得釋四月十三日賊忽擁太子出
都十七喧傳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叫勺水不進二十六
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為方公周旋蜀人吳邦榮
國變錄註夾二夾完職三千兩不死留用他單又有註同
陳演戮死者均不可被掠納銀亦以賊東行先一日見殺
信肅按傳信錄近實
先後死者吏部尚書李遇知攷曰北畧引大事記云英國
公張世澤攷曰傳信錄云世澤父惟賢挺纓搜宮立先帝
有佐命勲世澤與其夫人被掠死仁者傷之
定遠侯鄧文明揚武侯薛濂攷曰傳信錄曰濂天性暴戾
好勇撻平民掠財善事權要

惡不上聞賊追其賊被掠最酷而死聞者稱快初濂拷掠
數日囊已竭矣不勝再掠詭言藏金在宅須自發之賊令
二人昇往其宅已為賊將估久諸博平侯郭振明攷日傳
物盡為賊有矣昇還越二日死振明信錄日
振明於賊臣中頗稱賢二月初猶募宿儒於五城設教
令民間子弟負笈就學使貧者不以脯脩當時賢之武

定侯郭培民永康侯徐錫登鎮遠侯顧肇迹西甯侯宋裕

德懷甯侯孫惟藩太康伯張國紀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

王先通攷日傳信錄云遵永甯伯王長錫彰武伯楊崇猷

安鄉伯張光燦南和伯方履泰都督周鑑李國柱劉岱冉

孔悅駙馬都衛冉興讓錦衣衛千戶梁清宏李國祿或迫

賊掠死或賊東行時殺死以為殉難者謬也攷日計六奇

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况主其事者為吾三四品京堂

掠死者太常寺卿金壇王都或曰釋而遁也攷日傳信錄

云初八日釋

夾昇至家即死而北畧列之幸免諸臣忠依紀事列之通
跡之臣未知孰是又北畧以為崇德人誤也據題名碑改

國子監祭酒清苑孫從度以悍妻罵賊觸怒被掠死攷曰

史云從度病臥金臺會館有羅將軍來居孫遣僕持名刺
致意羅大怒即騎入內驗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僕

索繫其頸並昇孫過已寓拷孫立幾妻十指俱斷乃承史
藻寄害多金得七千兩由是翰林皆坐餉萬金國變錄云

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於家傳信錄云追銀萬計死於寓
所銀數不同疑甲乙史可據又諸書皆云祭酒北畧以為

官太僕卿科道則給事中成都顧鉉青浦李世祺御史莆田鄭

楚勳攷曰日本新昌馮垣登恒登今從題名碑正零陵陳純

德攷曰傳信錄云純德督順天學政撤考還京城陷被執

死於嚴刑忠依紀事亦云受刑之臣北畧引國難錄二

用夾留皆掠死惟新昌俞志虞嘗奏太子宜監國南京不見

聽城陷既自縊家人救之突邏卒至遂被繫受掠釋至家
憤病死攷曰日本或曰純德亦殉難焉陳純德乃賊陷後自

者緇死部屬以下掠死者工部郎中青浦李逢甲主事湖口

鄒逢吉中書博士 吳之瑞也掠後死者工部侍郎常

熟陳必謙

攷曰北畧云必謙常熟人夾二次傷被幽同幽者展轉嘆息必謙枕一石塊射寢如常逃歸遇

土賊傷其掌知興化府會稽曹惟才也掠死復生者兵部

主事長洲申濟芳也

攷曰北畧云濟芳長洲人爲長班所首被執賊謂相國之後必多蓄而濟

芳實貧夾損一足與陳必謙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數

人申亦與焉移至館乃復活甲乙史云四月初九東報已

急在繫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予繩自掠未死者兵

部侍郎泰州張伯鯨遁最早尙書新鄭張縉彥被掠後脫

攷曰北畧州記張一方蔡元吉事云縉彥脫身至太

身走太原挾壯士黃冠遜而南

原一方元吉投偽將陳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縉符不發及縉彥計脫奔豐峪山著黃冠走盤駝地皆上無炙人肝而食賊追捕甚急忽一方元吉俱吏部侍郎孝感沈

至遂脫於難他書以爲戮死者誤也

惟炳上元雷躍龍兵部侍郎嘉興金之俊諭德南昌李明
睿於賊東行時釋出遁先後被掠者通政司參議漢中趙
京仕給事中鄧州李永茂甯都會應選太倉錢增御史苗
田黃熙能武進何肇元郎中大興劉獻績黃岡朱帶煌惠
安張正聲敘州聶一心主事澄海蕭時豐鍾祥李向中常
熟趙士錦丹陽彭敦慝懷甯劉若宜晉江楊元錫華亭王
鍾彥中書博士 朱國詔光祿寺丞仙遊林蘭友太常

博士江津龔懋熙知鉅野縣同安蔡國光也元錫十四歲

登甲科時人榮之旣敗節詆之尤甚焉鍾彥或云自縊死

也入銀不掠者嘉定伯周奎以身免

攷曰北畧曰城旣破有兵數人到府奎等

稿之卽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
媿皆自縊卜卽先后所自出也諸子皆割去兵士辱奎特

其復有權將軍李至張遜云李見金兼漢之極頗憐之乃
以小屋數間撥與幸免於死子鉉夾未死幼子鉉鍾孫
澄清澤俱存一云李牟數奎平日鄧李督令負薪擔水以
辱之殉難實錄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送
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賊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
入將軍李牟據其宅傳信錄云賊之殺勳戚大臣也奎獻
銀十萬美女十人得不殺仍賞刑部尚書掖縣張忻及其
銀千兩諸說不同並存俟攷

子庶吉士端入銀萬兩釋工部堂邑張鳳翔入銀釋攷曰
錄誤作張鳳山蓋漏寫翔字又涉註中山東字而誤衍戶
山字也北畧引野史又誤作張允翔今從題名碑改正戶
部侍郎吳履中入金銀不免復進揭祈哀釋攷曰履中被
八十兩銀六百兩復受夾四月八日履中進揭哀懇留銜
云原任大理寺丞升戶部侍郎到任十七日吳履中遂釋
北畧引國難錄云託周鍾賄王詹事府詹事晉江張維機
旗鼓授大理寺卿未知信否也

與其僕同被掠僕奪刀自刎死維機入銀釋攷曰北畧引
機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計六
奇曰奪刀自刎烈矣惜乎其晚也按六奇誤以僕之自刎

爲維機自刎也傳信錄云維機官正詹其僕同繫共拷掠一僕不堪奪刀自刎死維機至夾及腦入獄釋無白刃事也又北畧以維機官吏又少詹事并研胡世安諭德濟甯部侍郎與傳信錄亦異

楊士聰攷曰傳信錄云被執以賊卒王敦武食其先公之德力護不加刑入賊釋北畧以爲僞戶政府少堂

並引徐凝生國難紀云親見門黏欵授官銜按爲戶編修侍有楊王休楊建烈二人或因姓楊而傳聞致誤歟

程鄉李士淳檢討桐城方以智攷曰北畧云以智充定王講官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嘆泣陳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挾往見僞刑官逼認獻銀若干後乘間逃歸

御史山陰吳邦臣前鳳陽總督嘉祥高斗光郎中順天

沈自彰

攷曰史外作沈日彰

主事山陰丁時學皆先後入銀釋侍講

方拱乾以美婢賂賊將羅姓者釋

攷曰北畧傳信錄並云拱乾間城破尙臥牀上

引刀割髮未及半爲家人抱持旋止竟爲賊執方以美婢四人賂賊將羅姓者得免夾隨爲何瑞微楊廷鑑力薦可爲宰相蓋瑞徵方其同年延鑑其門生也方家皆悉住廷鑑寓中四月初三夜僞尙書張麟然騎至方所深談良久

云不日大用老先生無過慮此係方一小童逃回南都所
言小童甚狡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贖此童畏賊逃回回
時方尚未實授官但青衣釋而留用者戶部侍郎潘川王
小帽額帖黃紙順字耳

鼇永靜海王正志工部侍郎宛平劉餘祐放曰北畧引野

本地鄉紳如周鏞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鍾不見他順天府尹棲霞郝晉也刑部侍郎又郝晉郝

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籍沒無異按周鏞梁以樟米

書附志於此今從題名碑正入銀仍不釋被掠者御史平湖曹溶傳信錄云破獲重掠悉索寓中納二百兩賊心未厭嚴刑

傷足昇出又納五十兩發王旗鼓再拷王為山石諸生嘗

讀溶文諭楊枝起招之受職以創不能行又數教授崑山

日聞過客勸其守城以待太子而遇大清教授崑山

沈浣先也自張伯鯨以下或死或不死無能以義屈賊者

惟刑部員外郎麻城陳鵬舉不投揭被執叱使跪不屈椎

擊幾斃其僕請以身代賊義而兩釋之又知州周之茂者

亦麻城人亦以不跪折臂死爲能挺然不屈於賊焉初賊之拘縶百官也半勲戚文武大臣不及閑秩既各以事觸賊怒而賊黨之乘勢橫行者遂以次拘縶而鮮能脫免以削髮被拘者攷曰北畧稱遺載宋獻策疏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願乃巧立權宜徘徊歧路忠節既虧心迹難料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諭德韓城衛允文中允宣城楊昌祚編修瑞安林增志溧陽宋之繩主事南昌吳華昌中書科中書福州陳翔行人霸州郝傑鄆縣謝于宣進士李起龍之繩以楊廷鑑周鍾之薦於王旗鼓也囚而不夾起龍亦以瘋免夾焉以投井被拘者中書博士金壇呂兆龍攷曰明史給事中呂兆龍釋後遁以塗面偽髯被拘者庶吉士新喻萬

發祥以抗言願回銓被拘者行人福安劉中藻俱夾而後

釋焉

政曰傳信錄以萬發祥爲僞繫令劉中藻爲陪刑死皆誤也

爵里不可詳者有張

昌齡李天桂宋之顯吳伯宗范志方張泰微

政曰本傳信錄小字註

或夾死或不死又有拘而未夾者有楊若橋汪光緒

政曰本北

署引國變錄

爵里亦不可詳也既而僞軍師以帝星失明奏請

停刑然死者已過半矣有御史某得爲宗敏幕客歌唱狎

睚獨免於禍降官之年少者戲弄至不可道焉

徐鼎曰不曰拷掠明臣之授職名者何紀實也諸臣亦有

以不投職名被繫者矣然則何以不別白之曰無足論也

諸臣既不能以死報國又不能遁跡保身依違不決以陷

於囚虜辱亦甚矣吾惡乎別白之禮曰刑不上大夫養廉

恥也有明待士孔厚獨廷杖一事歷代所無上既不以廉恥待其下下亦不以廉恥自待勢去柄移毒痛遂遍豈天所以報作法之涼歟不然何酷烈之似也

聞賊縱其黨淫掠

賊之初入城也禁淫掠殺犯罪者四人民間信之嘻嘻自若既而賊將距巨室籍子女爲樂而兵士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蜂聚初曰借鍋爨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徧搜不得不止愛則撲置馬上或一賊挾三四人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亦死一人而不堪衆矚者亦死安福衡衡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有士子以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謂女曰汝認姦便斬頭遂坐

誣殺士子僞兵政府侍郎王某爲同鄉人示禁兵掠剝宗
敏大怒訴諸自成罷職繫獄越宿出之有徽州人汪箕者
貲數十萬計家室不保乃獻下江南策願爲先鋒前進自
成喜以問宋獻策策曰此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箕遂掠
死

甲寅明降賊諸臣勸進

諸臣表有云獨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
武而無慚德南中所傳爲周鍾語者也自成遂詐稱符命
出銅鑪漆盒各一刻永昌年月日文云得之大內又詐飾
番僧稱西域天竺國知中國有新天子登極入賀者自成
偶升御座內臣進冕旒頭痛如裂又見白衣人長數丈手

劒怒視座下龍爪鬣俱動見宮中御用服器輒震懾若有物憑之以此不敢遽僭號至四月朔宋獻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位牛金星亦以爲言乃釋鴻臚寺官之被拘者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自成嘗至萬壽山觀將士騎射從者數千人

乙卯明吳三桂襲殺闖賊兵遂據山海關乞降於我

大清

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崇禎初以武舉厯官都督指揮後襄坐失機下獄擢三桂總兵十四年前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入總兵於甯遠三桂偕王機

攷曰機一作世馬科楊國柱等與

大清兵戰於松山國柱敗歿樸誅而三桂僅鐫秩未幾奉命鎮甯遠所部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莽丁突騎數千尤驍悍北門鎖鑰恃無恐既而闖賊日逼乃起襄提督京營旋封三桂平西伯徵其兵入援三桂徙甯遠五十萬衆日行五十里比至豐潤而京師已陷遂頓兵山海關猶豫未有所決自成執襄令作書招三桂曰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真累戰功厯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徘徊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擣虛之謀復乏刑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須臾嗚乎識時勢

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
違楚適吳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
我爲爾計不若反手銜璧負鑽輿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
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
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
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
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於括也故爲爾計
至屬至屬遣降將唐通齎書並銀四萬兩犒師而別令賊
帥率兵二萬守關拒之三桂得書遂令賊將入關代守而
自率精銳赴燕京降行至灤州矣途遇其父妾某與一逃
奴偕問曰吾家無恙乎曰籍之矣吾父無恙乎曰拘繫矣

三桂沈吟久之厲聲曰我那人亦無恙乎那人者愛姬陳

圓圓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成家放曰陳圓圓諸書亦作

業圓圓曲鈕玉樵賦沈沈圓圓偶記陸次雲圓圓傳信錄

作陳圓圓今從之又三桂得圓圓始末諸書各異傳信錄

云十六年春城晚田宏遇遊南京吳閶歌妓陳沈顧壽名

震一時宏遇欲之使人市願壽得之而沉尤幽豔價絕高

客有干宏遇者以八百金市沉獻之是歲宏遇還京病卒

吳襄入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襄入田宏遇家買沉悶入

京師偽權將軍劉宗敏處田宏遇第聞壽從優人潛遁而

沉先為吳襄市去乃泉優人七人而繫襄索沉襄具言遣

送甯遠已久宗敏堅疑不信故掠襄北畧諸書並同陸大

雲圓圓傳畧曰田晚者懷宗妃之父也甲申春流氛大熾

如謀所以解帝憂者進圓圓帝穆然旋命歸晚第園迫歲

輔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王上方守山海關寇既深長

安富貴家胥皇皇晚憂甚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

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

石崩不借人看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邪盍以此請當必

來曉然之躬迓吳觀家樂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

者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顧謂晚曰此非所

謂圓圓邪洵足傾人城公甯勿畏而排此邪晚不知答爾

飲問警報踵至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
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即命圓
辭晚擇細馬馱之去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襄恐帝聞其
子載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襄進圓自成
圓喜遽命歌奏吳歛自成慶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
耐也即命羣姬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顧圓曰何
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及也自成甚
愛之及怒戮吳襄並其家口欲殺圓圓曰妾何足惜恐其
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
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去圓曰妾豈不欲從大王行恐
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
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三桂既得圓圓旋
受王封時命圓圍歌圓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
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奉觴為壽以為其神武
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舊與
志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云云肅按諸書皆
云圓圍為劉宗敏所得不云事聞又諸書不云圓圍入宮
惟此傳與鈕玉樵觚賸沈虬圓圍偶記言之而所記入宮
之事又微異陸云由田晚與貴妃進之鈕沈兩君則云由
周嘉定伯及母后進之又謂圓為女道士此傳亦無之
觚賸畧云崇禎末流氛日熾而大江以南民物晏如方極

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花明雪豔獨出冠
時維時田如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
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
由母后進之以紆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出重貲購圓圓
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
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嫺崑伎令侍櫛盥
耳上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園圓仍入周邸延陵方
爲上荷董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
出女樂佐觴圓圓在列延陵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
周周許諾延陵千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
具餼餽送其父喪家木幾闕陷京師貴臣巨室悉加繫繫
初索金帛次錄人產喪亦與焉闕挾以招其子許以通侯
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
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
爲卽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逾天旅西下殄
賊過半賦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屠
戮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都籍入無恙闕素
京出走各委其輻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書
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
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聞之大喜結五綵樓備翟
弗儀親往迎迓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圓圓將正妃位辭
不承命延陵乃別娶中間後婦悍妬圓圓能順適其意用

謝銘華獨居別院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
邢府中皆稱邢太太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
暮請爲女道士戊午滇南平籍其家俱入禁掖邢氏獨不
見於籍云沈記畧同觚賸蕭按諸傳記非有真摺皆伏附
吳偉業圓圓曲而爲之詞存之以廣異聞可也又陳其年
婦人集亦云圓圓字晚芬戚晚武安侯劫置別室中侯武
人也圓圓苦以邊事急留之京師爲僞權將軍劉宗敏所
不自得云得奴不能隱曰籍入矣三桂抵凡於地鬚髯奮張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爲叱左右斬來使參將馮有威
進曰當收其金幣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僞官三桂遂佯
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益募兵至七千人卷
旆馳還襲殺賊守關兵賊將負重傷逃三桂遂據山海關
與副將夏登仕等歃血盟而登仕本秦人有降賊心三桂
知之酒次以女許字登仕割襟定約委諸將守關而已

戰事遣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來書乞師於我

天清畧曰三桂以蚊負之身而鎮山海思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賊犯闕奸黨開門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漢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三桂受國厚恩欲興師問罪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合兵以滅流寇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而已哉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先是我

章皇帝命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率兵經畧中原既得三桂書乃命漢軍齎紅夷礮進發山海關自成聞三桂之據關也切責劉宗敏而遣唐通統兵禦三桂又遣白廣恩往永平救

援

徐真曰曰襲殺閹賊兵何不予三桂以討賊之名也其始也國破君亡託於父命則稽首降賊既以床第之私效倚庭之哭彼其昏淫頑逆之心曷嘗有一君父仇讐之說哉而論者僅誅其晚節猶盛稱其復仇抑遠於誅意之旨矣明總漕巡撫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治兵淮安

振飛既遣金聲桓等將兵防河乃會淮安七十二坊集義兵坊舉生員二人爲坊長爲副令自爲操演戒作輟夜則巡邏以備非常既聞京師陷振飛集紳士出塘報於袖中曰代我者至將縛我出迎乎抑勉力一守乎振飛泣衆皆泣乃散漕糧四千石於民與按臣王燮同心固守淮城以

安

徐鼎曰前書振飛防河變誅賊黨矣此並書何嘉二臣之
協和也往者遼東之敗城非卑陋也兵非寡弱也經撫不
和遂潰散而不可復收耳夫大厦非一木所支戮力同心
庶濟艱險彼怙權相軋者亦有愧於二臣哉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四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江達利
參校